

留星與

【散文類】 佳作 應華二乙 鍾湘菱

那晚，冷風颼颼，爺爺坐在頂樓的老藤椅上，緊緊摟著坐在他腿上的我。

「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爺爺一邊鏗鏘有力地背誦著唐詩，一邊陪我望著夜空中的寥寥星點。

我問：「爺爺，星星都到哪兒去了，為什麼星星都躲起來了呀？」

「星星們都到遠方渡假去了呢！十五年後，他們會回來這與我們一同齊聚，替妳慶祝妳最重要的成年生日哦！」爺爺笑著道。

那時，我才三歲。懵懂無知的年紀，深深地相信了爺爺的話。往後的日子，我也將這段話繫於心上，伴我一同成長。

「鈴、鈴、鈴——」急促的電話鈴響，吵醒了靜謐的夜。叔叔著急地告訴父親：「爸昏迷了，現在在急診，情況很不樂觀，快來！」父親掛上電話後，立刻叫醒正睡得香甜的我們，他甚至不待我們將睡衣換掉，便載著全家人飛車趕往醫院。

途中，大家都不發一語。此時此刻，夜晚驟降的氣溫，使原本異常的氛圍變得更加詭譎，令我不禁打了個哆嗦。

看著測速器上的數字不斷跳升，我心中的不安感也如滔天巨浪般隨之湧起。我努力抵抗內心的恐懼，卻止不住地發抖。我再強行讓自己閉上雙眼，試著回憶自小至大與爺爺間的種種歡愉畫面，可腦海中浮現的卻是爺爺一路走來的艱辛抗癌過程。

從發病、確診為大腸癌，到後續的種種治療，這些日子以來，我不曾見爺爺有過一絲的絕望，他的眼神總是閃露出無限的希望。任何再苦、再痛的治療他都接受配合。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偏偏就怕打針的他，竟任由護士在他身上日復一日地扎下無數的針孔。即使

他那本為風乾橘子皮似的肌膚，猶如在沙場上被機關槍掃射一回，早已千瘡百孔，我仍不曾聽見他有過一句怨言。

就在某個闐靜的夜晚，我看見爺爺兀自坐在病床邊，凝視著窗外的遠方。

我想，爺爺大概也知道自己所剩的時間沒多少了。看著他因病而消瘦的身影，我鼻一酸，竟無法阻止眼淚潰堤般的奪眶而出，微微的啜泣聲引起了爺爺的注意。

他轉過頭來，看著淚流滿面的我，輕聲地道：「憨孫仔，不要哭。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啦！……」

還未聽完爺爺的話，我早已哭到無法言語，成了淚人兒。但，當下的我清楚知道，倘若身為爺爺精神支柱的我都如此軟弱、不堅強，那麼爺爺徬徨的心又將何去何從呢？我拭乾眼淚，走到爺爺身旁，輕輕地將頭靠在爺爺的肩上，陪他一同望向遠方天空的寥寥星點。

「爺爺以前當兵時，每每到了站哨的夜晚，都會望著夜空中的漫天星辰，偷偷地想著你奶奶呢！」「還有呀，天上那彎彎的月亮，就像你奶奶笑起來時，那迷人又會放電的眼睛喲！」爺爺想起愉悅的往事，笑著道。

「我記得奶奶曾告訴過我，爺爺以前當軍人的時候征戰無數，都打了勝仗呢，真帥氣！」我說。

「哎呀！那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了。如今的身體啊，已經不值得再提起當年的英勇了……」他卻突然感慨了起來。我嗅到爺爺話語中的失落，便立刻跳下床，立正敬禮樣地對爺爺大喊「老兵不死，精神永在！」爺爺看著我滑稽的樣子，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我早已數不清有多少日子，不曾見過爺爺笑了。

此刻的窗外竟出現了流星，劃破了寧靜的夜空。

「爺爺，你快看！天空有流星劃過耶！」我開心地叫道。我亦

滿懷著激動的心，將深藏在內心的希望寄託於其上，冀望當一顆流星劃過天際時，能夠不帶走爺爺那璀璨的生命。

到了醫院，我火速奔向急診室，我以為我能夠聽見爺爺一如既往地對我說聲：「慇孫仔，我沒事啦！」但我聽到的卻是偵測爺爺心跳的儀器發出的聲響。

「嗶——」一聲尖銳刺耳的聲音，將我與爺爺分隔於兩個似有交集、又若無交集的世界……。

「家屬請讓開，我們必須替患者急救！」醫護人員朝呆若木雞的我們衝了過來。他們施加全身的力量於爺爺身上，替他做著心肺復甦術，一上一下，仍不見生命曲線隨之產生波動。

「準備電擊！」醫生拿起兩個電擊器相互摩擦。「電擊！」我看見爺爺的身體因電流通過而彈起，但卻不見他的心跳恢復跳動……。

「不要再折磨他了，就讓他走吧……」奶奶彷彿用盡全身的力量嘶吼著，要求醫生放棄急救。我想，奶奶即便極為捨不得，但也不願自己的老伴在人生的最後一哩路還要承受這莫大的痛苦吧。

「死亡時間：零時五十五分。」

頃刻間，身旁的眾親友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凍結了空氣、凝結了時間。我異常的冷靜，我知道這是身體為了要保護我，便要求大腦啟動防禦機轉，不讓我受到因莫大的難過所帶來的傷害。我靜靜地看著爺爺的臉，即使是蠟黃的病容，仍透露出一絲他生前慈祥的笑容。

「老伴兒走得很安詳，現在他再也沒病沒痛了，你們大家就別哭得淅瀝嘩啦的了，這樣要我這一生的摯愛，怎麼放心地跟著菩薩到西方極樂世界呢？」奶奶強忍著淚水對大家說。

我不知道奶奶究竟要鼓起多大的勇氣，才能如此淡然地與結為連理且相惜一甲子的爺爺道別？而這一別，更是永別。但，我知道

我沒有辦法鼓起勇氣，沒有勇氣與爺爺真正地道別。於是我放肆地哭泣，任由淚水胡亂地沾濕了我的衣襟。

然而，醫生的一句「請節哀」告訴我：再多的淚水，都換不回爺爺的一聲「慇孫仔」……。

帶爺爺回家後，我淚水闌干地拖著沉重的腳步走上頂樓。颼颼冷風吹乾了我的眼淚，我的臉頰上出現了道道淚痕。我仰望著夜空，耳邊突然傳來小時候爺爺教導我背誦唐詩時，那鏗鏘有力的朗誦聲「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

在嬋娟灑落的微光中，我彷彿看見了爺爺與我一同站在百尺的高樓上，我們一伸手便摘下了漫天星辰。我開心地手舞足蹈，爺爺卻用食指在我的唇邊比劃著，示意我要小聲點，否則，恐怕會驚擾到那些住在天上的仙人……。

下一秒，夜空中竟出現滿天的流星雨，我的腦海中便浮現了一直深植在內心且伴我成長的那段話「星星們都到遠方渡假去了呢！十五年後，他們會回來這與我們一同齊聚，替妳慶祝妳最重要的成年生日哦！」但，現在再也沒了爺爺的笑靨，我們終究回不到記憶中的那一天。

此刻，星星們都已經到齊了，可爺爺卻怎麼缺席了呢？我暗自在心中呢喃著：「當流星劃過天空，不再閃耀，留下的只剩悲傷……。」

那天，是我十八歲生日的前一天。而當初許下承諾的爺爺只留下了滿天星斗與我作伴。